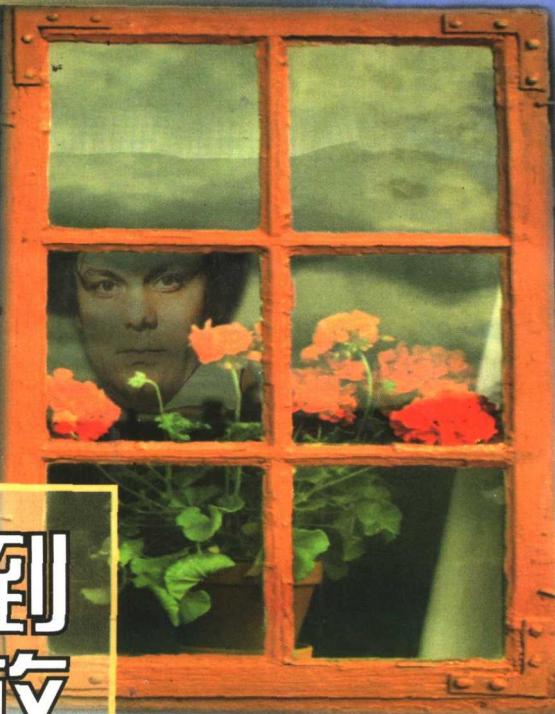


台湾小说名家代表作丛书

倒放的天梯

施叔青 著

时事出版社



2
3

台湾小说名家代表作丛书 古继堂/主编

施叔青/著

方 舟/编

时 事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53 号

图字 01—96—06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倒放的天梯/施叔青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6. 6
(台湾小说名家代表作丛书/古继堂主编)
ISBN 7-80009-334-4

I. 倒… II. 施…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960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60 千字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5.00 元

总

古
继
堂
序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大师如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苏东坡、鲁迅等，早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清贫保洁白，以痛苦护正义，宁可挨饿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台湾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等继承了这个传统，每次研读他们的作品，都令人敬佩不已。

被公认为“硬汉子”的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的一面旗帜。从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陈映真不仅大都以主角的身份参与了，而且始终高举中国文学的旗帜，坚定地站在推动历史发展和时代潮流前进的一边，光明磊落，大义凛然，面众矢而无惧色，临危难而不后退。不管是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文学前途和定位的争论，还是与分离主义思潮

2 倒放的天梯

论辩中，他都既理直气壮，又以理服人；既不向恶势力退让，又不伤及善良但又一时不够清醒的人们。在这些文学与政治混杂的论战中，他始终把谋略和胆识，坚定和灵活结合起来，表现出大将和统帅的风度，常常使得他的对立面，也不得不或明或暗地表示出对他的佩服。陈映真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于正义和真理，来自于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否定和轻视他的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陈映真大学时期，是学西方文学的。文坛起步之日，也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影响。作品中反复描写的死亡主题和某种唯美主义色彩，便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但即使是死亡主题，由于陈映真具有较为积极的人生观，与现代主义文学常见的纯粹颓废性的死亡主题，也有所不同，它总是带着人生的积极的启示意义。即使唯美主义倾向也有区别。陈映真的唯美主义色彩，含有强烈的美的感染力和积极的美学价值。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读后，就像掀开了美感的喷泉，令人久久品味不尽。难怪女作家三毛说，读了《我的弟弟康雄》，才知道什么是美。陈映真被认为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此点我有同感。台湾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不止陈映真一个。在有的作家作品和言谈中，有时也流露出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某种认同。这种认同，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的真理和体现的美好理想的喜爱。陈映真的社会理想，比如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同情弱小民族，同情苦难的人民，主张人类平等；他的社会学理论，比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去分析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本质等，的确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应和。他的这种理论密切指导着他的文学创作，并且体现为他作品的重大主题。从1967年至1973年，他蹲了七年监狱。但这七年监狱生活却使他成

熟，正如两句新诗所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陈映真出狱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的目光更加深邃。他的创作题材和主题，由内向外辐射，紧紧抓住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进行深入揭露和解剖，创作了一系列台湾文学中破天荒的重型作品，如《夜行货车》、《云》等。这是台湾文学历史性的重大收获。这些题材新颖，内涵丰富、主题深邃、气度恢弘的作品，矗立成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进入80年代之后，陈映真的作品虽然越来越少，但屈指可数的几篇作品，如《山路》、《铃铛花》、《赵南栋》等，却因独特的题材和深度，构成了陈映真创作的又一个新的阶段。这几篇作品中，《山路》有着山一般沉重的份量。这是一篇十分优秀的小说。作品的女主角蔡千惠，一天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后突然病倒，病情十分严重，但病因却无法查出。直到故事结尾才真相大白。早年她的情人革命者黄贞柏和战友李国坤突然遭到逮捕。李国坤被杀了头，黄贞柏被终身监禁。这悲剧是蔡千惠的哥哥出卖造成的。从小向往革命的蔡千惠，为弥补哥哥对革命的罪过，毅然以少女之身充作李国坤烈士在外结婚的妻子，经过漫漫山路的跋涉，来到李国坤的家，当牛作马照顾李国坤的老人。老人去世后，她又以嫂娘的身份，把李国坤的小弟弟李国木抚养成人。李国木夫妻也像对母亲一样尊敬蔡千惠。这个人世茫茫中多少人的生命早已转化成了历史；历史仿佛也变成了不变的陈迹。但蔡千惠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成了陈迹的历史，竟然又跳起了生命的浪花。报纸上那则消息讲的是终身监禁的少女时期的情人黄贞柏，竟然从那历史的死灰中活了过来，被释放回家了。蔡千惠百感交集，万念窜动。年老之身难以承载这悲喜剧的撞击，于是一病不起。当她死后，

4 倒放的天梯

人们从她的遗物中发现一封写给黄贞柏的深情的信，才弄清原委。这篇小说不仅故事生动曲折充满悬念，而且始终涌动着一种无比深厚的革命情意；不仅山路的跋涉象征着革命虽然艰难但却永不止步的精神，而且蔡千惠难以想象的终生献身与出卖革命的哥哥的反革命嘴脸相对比，激发出鲜明的爱情，深扎在历史土壤中的蔡千惠大山般的形象像圣母一样既不可动摇，也不可侵犯。这篇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它是80年代台湾政治解禁后，政治题材小说空前活跃的产物。这篇作品标志着陈映真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达到的又一个高峰。

比起陈映真来，黄春明是较纯粹作家型的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和文学主张主要通过小说来展示。黄春明的创作成就与陈映真相匹敌。所不同的是他的小说具有更浓郁的台湾乡土色彩。讽刺手法的多样性的运用，使他的小说具有更犀利的批判锋芒。在《我爱玛莉》中，作家以漫画式的手法，活画出了崇洋媚外者大卫·陈（陈德顺）的丑恶嘴脸。他对洋人的狗是“爱狗如妻”，而对妻子却是“妻不如狗”。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讨得洋人的喜欢。作品所反映的在西化的背景下，台湾社会出现的这种新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黄春明的笔下，有着性质不同的讽刺，对待大卫·陈是致命击之，而对待《锣》中的憨钦仔，却是“怒其不争”的善意鞭策。憨钦仔是典型的现代阿Q的形象。作者选择了一个吸烟屁股的细节，来表现他流浪儿的形象，十分传神。他小心地吸那短得不能再短的烟蒂，像吻别一样。当容不下嘴唇时，他还捏着那最后一点点地方，吐出最后一团烟雾，觉得畅快死了。他明明失业了，打锣的饭碗被喇叭车夺去了，他却很不以为然地说：“碰巧我憨钦仔不想打锣，他捡去干罢了，干

伊娘！”肚子饿了去偷人家的白薯，被小主人发现追来，他躲之不及，灵机一动把裤子脱下来装拉屎。少年追来时，他反守为攻，倒打一耙，骂那少年是想吃屎的。那少年目瞪口呆反觉理亏。憨钦仔顿时变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真是阿Q再世。黄春明仿如鲁迅的真传弟子，不过，憨钦仔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苹果的滋味》中，作者描写美军军官开汽车在台北横冲直撞，酿成车祸，将一台湾男人双腿撞断。被撞者获得一些物质赔偿，有些人不但不气愤，还认为受害人因祸得福，羡慕不已。这是对愚昧无知缺乏民族自尊者的讽刺。此外在《小琪的那顶帽子》、《小寡妇》、《莎哟娜拉，再见》、《儿子的大玩偶》等作品中，都有不同性质的、多触角的、十分丰富的讽刺内涵。在当代台湾作家中黄春明的讽刺艺术极少人能与之比肩。黄春明通过多种题材的开掘和多种人物的刻画，使他的作品构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台湾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画图；在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笔下的各种人物，都栩栩如生。值得称道的是，黄春明在塑造人物时，有着鲜明的分寸感。不以人物的身份为爱憎，而以先进的思想为准绳。比如《溺死一只老猫》中，作者塑造了阿盛伯为代表的一群土生土长的老农的形象。黄春明以热爱乡土人物著名；以塑造乡土人物著称，但在《溺死一只老猫》中他对阿盛伯等老农却是卑视和否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代表的是保守落后思想；他们反对修建游泳池，盲目地反对现代文明。当游泳池建成之日，阿盛伯极端看不惯男男女女穿的泳衣，于是自己脱得赤条条地，对着男女青年说：“要脱嘛就干脆像我这样脱光。”他扑通一声跳进深水区，再也没有起来。接着，一边是阿盛伯的棺材经过，一边是游泳男女的欢笑声。这表现了现

6 倒放的天梯

代先进代替保守落后的主题。据说黄春明还十分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每当新作面世，他常常以不同方式收集读者反映。有时，他像皇帝微服私访一样，悄悄地到书店，听取读者对他作品的议论。他在一篇序中写道：“我要知道，我的作品经过读者之后，是被唾弃的，还是被欢迎的。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是否被社会接受，然后让这成败的后果，回到我的心灵深处发生作用，希望化成新的作品出来。所以我自然的会关心书的销路，我曾不断地逛书店，我会竖起耳朵，窃听别人如何谈我的小说。”^①

陈若曦在同代作家中虽然并不年长，但由于她的成熟稳重，多谋善断，却是一幅大姐姐的形象。在同代作家中，她的创作道路是十分独特的：土生土长的台湾姑娘，大学时期却成了以白先勇为首、成员多数为大陆去台青年的“现代文学社”的骨干人物；满可以拿到美国的洋学位，谋个大学教授安度一生，但她却于“文革”前夕回到大陆，“文革”灾难，使她受到伤害。她后来又离开大陆，漂泊海外。陈若曦是台湾的小说大家之一。她的作品不是一幅幅呈现单一色彩的素描，而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由多种造形、多种颜色、多种技法构成。既有现代派的，也有乡土派的；既有写实的，也有超现实的；既有传统的，也有外来的。她的早期作品《辛庄》、《妇人桃花》和《最后夜戏》等，充溢着台湾的乡土色彩，涌流着台湾农家的情感。她的《钦之舅舅》、《巴里的旅程》、《乔琪》等作品，都是实验现代派留下的脚印。离开大陆后创作的《尹县长》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无疑是现实主义

^① 黄春明：《好几千个人的眼睛呵》，《莎哟娜拉，再见》，第35页至36页，台湾远景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

的写实之作。陈若曦的中短篇小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但她的长篇小说，却更值得重视。在她的《归》、《突围》、《远见》、《二胡》、《纸婚》等长篇小说中，《突围》和《纸婚》的成就，更为突出。前者有着非凡的艺术独创性。作者以整体性的象征手法和套层结构相穿插，构成一个放射性的、奇妙的、不断扩展的艺术世界。一是整体象征，即观念上人物命运的集体突围；二是小琴从“自闭”症中向外突围；三是第三者从不正当的情感中向外突围；四是男主角从现实的苦闷处境中向外突围。这一层套一层，又一层推开一层的突和围，围和突的开合关系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潜藏着深深的人生哲理。后者《纸婚》，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姑娘在危机情况下的高贵品质。人，时时处于内外在矛盾的冲撞和撞击之中，陈若曦在沉稳多谋的性格中，有时内在情感又过于炽热。因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又遭遇困扰和苦闷。

施叔青是一位有台、美、港三栖经历的作家。她的创作题材和风格，明显地随着她栖息地的变化而变化。早期，台湾鹿港古镇的民风和社情与台湾西化初期的文化思潮相遭遇，孕育了施叔青《约伯的末裔》集子中那些古怪的作品。施叔青大学毕业去了美国之后，开始描写人世的不幸和困扰，旅美女性华人的悲苦遭遇，成了她故事的中心。《常满姨的一天》中的常满姨、《回首，蓦然》中的范水秀、《“完美”的丈夫》中的李愫等，都是那移民世界特殊生活折磨下的特殊的牺牲品。笔者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中写道：此时的施叔青，才真正从幻想的空中回到了人间。施叔青定居香港后创作的《香港系列故事》，标志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香港文学的重要收获。不过读者不能企图省心地期望作家从那生活画图中提供出现成的摆脱窒息的方法和出路。需要靠读者

8 倒放的天梯

自己在阅读中展开思索，挖掘画图中的理性埋藏。

上述四位在资本主义世界生活和创作的小说家的作品，尤其是陈映真、黄春明的小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品。他们对资本主义犀利的批判锋芒；对下层劳动群众的深厚同情和关怀等是值得称道的；他们那种始终坚持作家的创作理想和创作原则，始终坚持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用火去焚烧周围的荆棘，用澄清剂去澄清周围混浊的精神，更加难能可贵。时事出版社以独特的眼光和胆识，把他们的作品推向市场，是值得敬佩的。

1996年3月14日

于北京西郊寒舍

目 录

- 壁虎 · 1
那些不毛的日子 · 6
 愫细怨 · 28
 窑变 · 57
 一夜游 · 89
 困 · 118
回首，蓦然 · 135
 后街 · 164
“完美”的丈夫 · 188
 安崎坑 · 215
倒放的天梯 · 252
约伯的末裔 · 272
泥像们的祭典 · 295
 摆荡的人 · 306
- 附：施叔青写作年表 · 342

壁

虎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一感到厌闷不遂心时我就想结婚，所以我结束我的少女生活是太早了些，我并不抱憾，为的是人人都告诉过我婚后的日子是另一个奇妙的开始，因之自然也能忘掉被迫记着的以前许多事，我于是放心地置信着。促成我产生背叛自己意识去跟一个我并不十分喜欢的男人结婚是缘由他将带我远离，摆脱了少女时代一些折磨心灵神经的苦痛记事。可是而今两年了，我的丈夫并不因为我的执意离乡使他放弃那份可观的祖产而对我减少爱情，我反而在他过多的抚爱下变得丰腴而美丽，我竟渐渐地因着我的丈夫细致的体贴，生活得十分快乐起来，真像是我爱他而做他的妻子似的，这毕竟是十分可笑的一件事呵！我竟莫名其妙地好笑了。可是两年来秋的这季节，我们阁楼廊下的白壁间，总

有三两只或好多只黄斑纹的灰褐壁虎出现。当夜晚我由我的丈夫极其温柔地拥着我走到我们的卧房时，这种卑恶生物总停止他们的爬行，像是缩起头圆睁斜狠的小眼特意对向我。每当这时，我都会突然自心底贱蔑起自己来，我始而感到可耻的颤栗，最后终是被记忆击痛。呵呵！果真我不该选择结婚忘却以前吗？

在西台湾，有时这也是雨季，淅淅沥沥的雨给人一身湿的清爽。哦，那年秋天，我16岁，一个沉于梦及美的女孩子，轻度的肺痨使我辍学在家，而又正在妈妈丧亡的哀痛中，这情形使爱我的父兄更疼惜我这最小的女儿，也因为这，在我脆弱易感的性格上有了极度病态的夸大倾向。我整日在混杂好几种不同药味的房里哭泣，憎恶贫穷与孤单。在这期间里，我竟然夜夜梦着涂擦颜色，油亮亮的僵化面具，一个个围在客厅那面圆石桌上十分呆板的跳着、舞着，我知道这会使我本来轻微的病势加剧，而我也无可奈何地任其自然。一直到我刚由省城学成的大哥的归来，我这才又兴高采烈地热爱起生活来。在故乡堆高了的秋日桥岸上，我和我的略嫌青苍的大哥一起索求那只有我们能懂的绝对的美，然后，我把微微发热的额头仰高，由大哥感人的嘴唇深深去思想一些什么。我的愉悦是波形。就这样，我们渡过一个个苇花红染的黄昏。

而终于有一天，我必须像勇士轰轰烈烈地，去夺回即将失去的我的大哥及一切，那是一个要变成我的大嫂的女人的介入。我故意地盯视这粉碎我纯白的爱的人，第一眼我开始怀疑她的美含有多少不纯洁。我记得，那是他们订婚的当晚，哥哥陪同她到音乐厅作初次造访。她的来到停止了这一晚的音乐欣赏，这种少有过的中断很使家人们因突然激动而沉默

起来。没有人，甚至我的父亲，对她说些欢迎的话，可是她却满不在乎地摆动她丰满的身体和挥霍她已经狼藉不堪的声名。朝北的弓形白壁的尽头，有三两只怪肥大的黄斑褐壁虎倒悬在墙上，这女人踱到那一角的步姿使我忆起她一如壁虎。她像不太有灵魂，她却爱生命，爱到可耻的地步。她已成就的少妇风情和微有些倦态使我感出她是生活在情欲里。这一晚，她带着不可解释的妖异离开我们的家。然而，十分可笑的是我失去大哥的惶恐和对这女人的恼恨竟很快消失了。大哥婚宴场面的豪华以及我们这座颇现代化的建筑的落成，这些使我有好几天心里充满亢奋和一种夸耀的迫切需要。

当足以造成忙乱的事因都过去之后，我们平静了下来，由爸爸领头，我们一家恢复昔时的生活方式。大嫂十分自动地加入每个晚间音乐厅内的名曲欣赏。

过了两三天，大嫂再也伪装不下去必须静静谛听的那种神情，她鲁莽地猛由她坐位中站直身子，神经质地吼叫：“我不要这些，我要满足，啊啊！我可要官能的快活呵！我们确是只有爱欲和青春呀！”这时，我们正欣赏名歌剧《浮士德》，大嫂的叫喊使人听不到男高音的演唱。全音乐厅的人涨红着脸，尤其是哥哥们。父亲并不看她一眼，走开了。我皱起眉头凝视她，可怕的是我发觉她的眼睛中炽烧着一种渴求什么似的饥饿。仅止是下一天，我的灵魂向上的么哥带着忏悔回神学院，他给姐组的信上这样哭泣着：“使我不胜悲哀的是长年使心灵洗净的我竟也逃不出人的低卑的行为力量……”更惊人的是我的誉满门族的二哥教我弹琴的手指冷而且颤，他像沉浮在巨浪大海中，无暇思议自己，却有一层罪恶蒙黯他清朗的眼神。一个有风的日午，爸爸和我在机场挥别了他，只有我知道二哥决意留学且如许仓促离家的真正原因。我感到

我的大嫂根本不值得去恨她。

往后的日子中我更懂些事，也更爱脸红了。每天晚上，当我咳得醒过来时，仅只是走廊对边，大哥房里细碎地传来笑浪，我感到无可比拟的羞辱，一种人的尊严被撕成片片。我再也睡不下去，只有一夜夜的失眠。后来为病情所需，我搬上楼住，发誓永不理会那个糟蹋她所能触摸到一切东西的女人。

大哥的迷恋罪恶使爸爸痛心，而他决意辞去待遇丰厚的工作跟大嫂派遣时间的方式震撼我们威望的门族。他们没有精神力量和一切秩序，只有披满酒与情，如同赤裸的壁虎，无耻存活，而在古风的小镇上，就如同我们这奇特的现代建筑不被容允，我们灭杀了道德传统的价值。我只有整天对着一张张扭曲了的脸，无可逃避地作着回视。我害怕看到大哥紧闭尸灰的嘴唇。呵！我需要妈妈，妈妈伟大的爱心必能唤回过失的哥哥。可是，妈妈离开我们好久了，我想哭。

就在这时，父亲不幸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案子。事发的当天，两个警察带走了我的年迈的爸爸。冰冷高大的建筑和深秋黄昏的死寂，这氛围使我透不过气。我在全然无助中甚至想到久未曾见的大哥了，我要告诉他，我们已经一无所剩，什么也没有了，而父亲，他在警局里。第一次推开门房，我走了进去，空酒瓶，香烟灰，腐朽的霉味，不堪入目的彩色照片，脏布片，衣服构成房内的全貌。我透过濛濛飘尘中看到床上两个睡熟的躯壳。他们斜卧着，大哥细瘦的胳膊紧压在女人敞开的前胸，他的另只手环住她裸着的腰间，模糊不清的谵语在大哥喉结作响。两只怀孕的蜘蛛穿行于女人垂散床沿的发丝。血奔涌上我的脸颊，羞辱使我调开眼睛，我一转身，抓起桌几上的一把剪刀，抛向那贱恶的所在。我在

破坏的补偿中冲出房间。

之后，我病了一些时候，经过长久的治疗，竟连我的肺痨病也奇迹似地根治了。只是，甚至在我完全好了之后，我还是天天梦着一样的梦，我仰着脸，平躺在长沙发，我看到一张灰色的大网，网内有无数只灰褐斑纹壁虎窜跳着。突然，它们一只只断了腿，尾巴，前肢纷纷由网底落下，洒满我整个的脸、身子，我沉沉地陷下去，陷下去，陷于尸身之中。

以后的两年，么哥回到镇上的教堂为上帝服务，我也学着信起教来，我们又把嫁出的姊姊接回来住。一个深秋极凉的清晨，父亲斜顶密密的细雨永远回家了。那案子的结果是由父亲两年监牢生活抵消。上帝并没有帮忙我，这栋楼房，尤其是那个空着的房间，秋天，以及音乐厅壁上的壁虎都必年年翻新我的记忆，这已经成为我湿湿的季节性病症。

就这样，我结了婚，可怪的是我竟过着前所不耻的那种生活。我现在只是盼望，盼望着秋天赶快过去，那时，即使是廊下白墙上也不会有嘲笑我的可恶的壁虎了。并且最重要的，我需要毫无愧怍地去接受我的丈夫的温存呵！